

第四回 逼才子題詩引賊入室 薦春卿促駕調虎離山

詞曰：

春無蹤，花有跡。苦苦尋花，早透春消息。莫道簾櫳人不識。委曲提防，誰料東風賊。

詭難窮，奸莫測。蔽日遮天，一霎分南北。無奈情深消不得。抹抹塗塗，轉是添顏色。

右調《蘇幕遮》

話說卜成仁見管小姐做成了《詠雪》三十韻，已萬分難過。又被李縣尊撮捉他做詩，雖知他是一團好意，卻苦於做不出。只得強掙著說道：「凡做詩的難易，不怕冗長，只忌隱僻。譬如我的題目，雖說是三十韻，卻是『詠雪』二字，誰人不知，就多做兩句，畢竟容易下手。象管小姐這個什麼『採葑採菲，秣馬秣駒』題目，便奇奇怪怪。先要查起，須說只要三首絕句，卻實實比我的三十韻還難。」

李知縣聽了，只得湊趣說道：「做詩難易，果不在長短多少，這到論得有理。但管小姐這三題，雖比《詠雪》難些，然皆出於毛詩，也還不算隱僻。此時天色尚早，卜兄還該發興一揮，庶不負今日之舉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才有大小，詩有難易與題之隱僻不隱僻，一時也爭論不盡。但我晚生今日特來面考一番，若苦苦只以題難為辭，未免無恥。若說題目不難，只求在坐列位老先生並諸兄，若有哪一位逐題做出，則晚生便慚愧無才，甘心退聽。倘旁觀易而當場難，亦袖手不能下筆，則我晚生之出醜，尚望列位老先生並老父母大人相諒。」眾人聽了，皆默然不語。

默了半晌，終是李知縣要周全他。因說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原是卜兄求婚，原該卜兄受考，怎麼扳及親友。但今眾親友共坐於此，亦無非要成全二娛之美。既卜兄要借此以明列位親友有能有不能，何難出一語為之解紛。」李縣尊說了一遍，大家又默然不語。內中便有一個鄉紳，要為卜公子周旋，因對李縣尊說道：「老父母不是這等問了，人多座廣，能與不能，誰有直言？老父母須傳一籌，沿席問去，便不應者亦應矣。」

李知縣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此論甚妙。只當做一酒令，就從我學生先報起。」因叫篩了一杯酒，急急的飲乾，道：「我學生日日從事簿書，實實不能。」遂傳一籌與次座。次座吃了一杯，也遜謝不能。又傳與三席。此時在座親友，誰不知卜吏部之尊，都思量要湊卜公子之趣。莫說真真一時做不出，就是做得出，也不可形他之短，皆辭說道：「看題雖甚是風雅，要落筆其實煩難，只好領酒了。」不霎時就傳過了十餘位，皆如此說。

卜成仁看見，暗暗歡喜。惟有管灰著急，因佯說道：「今日冠蓋如雲，文人滿座，若一詩之不成，不殊可笑乎？不亦可羞乎？」眾人聽了，笑應道：「正是呀。」卻又無一人捉筆。直傳到長孫尚面前，長孫尚方朝著李縣尊打一恭，道：「老父母大人，此令不知還是要照眾飲酒，不知還是真要做詩？」李知縣道：「此三首詩，兄還要做得出，還是做不出？」長孫尚道：「要不做，就做不出。要做，也只得勉強應教。」卜成仁原認不得長孫尚，又聽見說話不是青田人，又見他年紀不多，又見他寒寒儉儉，料未有大才學，便大聲道：「我青田、縉雲兩縣，許多老先生俱攔筆不做。兄別處人，又是青年，自具大才，但要做，就請捉筆，不可說這些人情話兒！」

長孫尚見眾人俱辭不做，原要做三首賣弄賣弄。及見卜成仁發話，忙收拾道：「是學生多言得罪了。其實此三題，一時也難下筆。」卜成仁見長孫尚嘴軟了，便認定他做不出。因又大聲發語道：「既是一時難下筆，兄就不該說做得出的疑惑話，破我的婚姻了。既然已說出，卻悔賴不得。兄就搜斷枯腸，也要做三首還我！」長孫尚道：「做是不做了，小弟多言罰酒罷。」卜成仁見他苦辭不做，一發迫緊道：「罰酒算不得，定然要做。」

管灰心下恐眾人不做，他又耍借此胡賴。正思量要鼓舞長孫尚做兩首，塞卜成仁之嘴。不期卜成仁恰恰從錯了，再三逼勒。管灰因乘勢攬掇道：「長孫先生西席也，有師道之尊，做詩原是分內，況又親自應承，如何失得口齒。就是做的不佳，也要應應故事。若必竟不做，則不獨西席失體，便連我東家也無色矣。」長孫尚道：「只是不做罷。若是做了，未免觸卜兄之怒，又道我破他婚姻。」卜成仁見長孫尚只是推辭不做，越發認真是做不出。又大聲說道：「婚姻事，不要兄管。兄若做得出，我情愿不成此婚。再別■■，不可借此推脫。」

管灰恐怕有變，忙叫人將卜公子案上的文房四寶並詩箋詩題，俱送到長孫尚面前。長孫尚會過管灰的意來，轉看著筆硯，作逡巡之狀。卜成仁看在眼里，一發逼緊，取笑道：「古人有個曹子建，七步成詩。又有個李太白，斗酒百篇。長孫兄大才，既出類拔萃，難道就不如古人，只管俄延？」長孫尚道：「據卜兄如此見逼，則小弟這場出醜是免不得的了。既不能免，只得要僭妄了。」因提起筆來，如飛如舞，忽起忽落，不半刻工夫、三首詩早已一揮而就。正是：

莫輕千秋苦重才，才人原是不凡胎。

筆頭不罷珠璣灑，墨點才揮風雨來。

眾人看見長孫尚詩成了，俱替卜成仁不快。獨有管灰滿心歡喜，忙叫人取來，就貼在《詠雪》詩旁，請眾人聚集來看。只見上寫道：

採葑採菲

葑容白賁菲青蔥，香色無多上下同。

採采河洲愁日暮，低徊不盡淑人風。

秣馬秣駒

執鞭無計展吾私，聊託新芻寄所思。

縱使香車安不駕，寸心已逐畫輪馳。

琴譜瑟比靜無嘩，臥擁詩書坐績麻。

相對回思男女願，既和且樂不爭差。

眾人初看，還打帳有不到處，指摘他幾句，好為卜成仁宛轉。及看完了，見言言秀雅，字字風流，要贊他也無一詞，何況貶駁。李知縣早忍不住，說道：「原來長孫兄有此美才，若不領教幾乎錯過。」眾人見縣尊稱贊，便你也贊，我也贊，把一個卜成仁直氣得白挺，料道婚姻再難開口，便推淨手，竟不辭眾人而去矣。眾人見卜成仁不辭而去，又坐不多時也就散了。正是：

漫道羞塗面，須知怒蓄心。

不從茶裡見，便是飯中尋。

管灰因長孫尚做了三首詩，將卜成仁謝去，心甚歡喜。因與女兒講論道：「今日卜成仁這《詠雪》三十個險韻，亦可謂施的絕計，下的毒手矣。若非我兒論詩思不窮，豈不被他難倒？」彤秀道：「這醜驢詩雖做不出，落後論詩題難易，雖是支吾掩飾，卻倒是確論。」管灰道：「怎見得倒是確論？」彤秀道：「『詠雪』二字，境界原寬。莫說三十韻，便是百韻，亦搜尋得出。這採葑三個題目，沒頭沒腦，雖看來似乎容易，卻實實沒處下手。莫說道醜驢不知其味，就是老師宿儒，恐亦難於理會。不期這長孫先生，一個少年，倒做得人情得體，真不可料。」管灰道：「正是。若不虧他做了這三首詩，這醜驢如何便肯罷手。但手雖罷了，臨行不別而去，定然還要生端作浪，也只得聽他了。」父女們閑論，且按下不道。

卻說卜成仁回去，婚姻不成，又討了一場沒趣，愈想愈惱。一回兒暗想道：「選婚要考詩，這段議論也未必是一向有的。定是管春吹不肯把女兒嫁我，借此做個推頭。你是個侍郎，我父親是尚書，你是林下，我家是現任，哪些兒不如你，為甚麼不肯嫁我？就是曉得我不讀書，我明日一個二品官生，怕不選個知府，也不玷辱了你女兒。他這女兒若是前日不知道，不去求也罷了。今既考了這一番，又在親友面前出了這場醜，若不定然取了他女兒來，我除非不要在處州府裡為人，才肯甘心。況他這女兒《詠雪》三十韻，落筆便成，這等有才，我如何肯捨了她又去尋別人。」一回兒又暗想道：「若是不經這番，或央他的至親好友以情去求，或借在朝的權貴，以勢去壓，也還有些門路。但經過此番，已說得牙青口白，我又賭氣撇了回來，若再央人去求，殊覺沒些志氣。要他求我，卻又萬萬不能。」左思右想，卻無計策。

因又著人到青田縣去請強之良來，與他商量道：「管老之女實實多才，前日《詠雪》這樣長篇，這樣險韻，俱難她不倒。小弟轉被她三個小小題目難倒，出了一場大醜回來，愈想愈惱，實實放她不下。故特請吾兄來，不知吾兄還有甚麼妙計，指點一條與小弟去求，自當厚謝。」強之良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：『雲里千條路，雲外路千條。』門路怎說得沒有。但有門路也要人會行，我小弟這條門路，若在他人決行不得，卻喜得在仁兄要行則行，且行之甚便。」卜成仁聽了大喜道：「甚麼門路，卻又在小弟易行，萬望見教。」強之良道：「從來求婚，不是理求，就是蠻做。仁兄向管老求婚，已因考詩，回得決決絕絕了。若再理求，其理已屈，斷不能了，只好蠻做。但要蠻做，他一個侍郎，官又不小，怎生蠻做。為今之計，惟有設個法，先遣開了管侍郎，後面的事體講不來，便好蠻做了。」卜成仁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遣開管侍郎，可知好哩。但管侍郎好好住在家裡，如何遣得他開？」強之良道：「小弟已言過了，在他人萬萬不能，卻喜兄尊翁老人家，現掌吏部大權，要起他一官，東西南北吹灰之力耳。」卜成仁大喜道：「好妙計！好妙計！強兄真子房再世，諸葛重生矣。即當遣人進京稟知家父，且遣去管老，其餘後事，再當請教。」因厚款強之良，又送禮物，方才放還。正是：

從來君子教無喧，興喪邦家只一言。

何況曉曉常在耳，兩雲怎不覆還翻。

卜成仁受了強之良之教，遂遣人進京，細細稟知求婚之事，要父親升去管灰。為父的果溺愛其子，一一聽從。過不多時，在起復疏內就帶了管灰一個名字，原官起用。命下了，報到青田，管灰轉吃了一驚。因與女兒揣度道：「我又不曾去打點，朝中又無親友，這是哪裡說起？」彤秀沉吟半晌，方說道：「這事只怕還是為孩兒婚姻上起的。」管灰道：「卜成仁為婚姻不遂，懷恨於我，自是有的，我也時時防他。但想他既然恨我，又思量害我，為何轉好意起我之官，莫非以恩結我，好來再求？」彤秀道：「若是要以恩結，必先使人來道達其意，焉肯暗暗用情，也還不是此意。」管灰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彤秀道：「據孩兒想來，定是詞窮理屈，要想用威，卻礙著爹爹在家，不便胡為。故為此調虎離山之計，以便好猖狂縱肆。」管灰聽了，因細細一想道：「我兒你這一想，甚是有理。若果如此，則我一發出門不得了。」彤秀道：「爹爹告歸者，原思為辟谷之遊。今既為孩兒與兄弟婚姻留連，況年又不老，精力有餘，何不借此再立朝一二年，亦未為不可。至於卜成仁所為，任他奸狡，孩兒力足以禦之，爹爹不必慮也。」管灰道：「我連日打聽這卜成仁為人甚是惡毒，倚著父親是吏部尚書，無所不為，門下又養著一班無賴的鷹犬，終日所為，多不公不法。他若逞弄強梁，你縱有擔當，我如何放心得下做官。若說為貧，我又不苦飢寒。若說報國，禮部又是個閑曹。這官做他做甚。一候府縣報到，即出疏告病告老。」

不料此舉，原是卜尚書的私意，內中有主。一連三本，俱不准辭。管侍郎方著慌，復與女兒商量道：「我這官無故而起，又三辭不准，定有緣故。我欲帶你進京，又恐我有變端，你無歸著，今只得留你在家。與你說過，我此去與你南北相盼三千餘里。我是朝廷臣子，設遭奸算，我自為之，你也不須念我。你一女在家，不幸少失母侍，兄弟又小，倘強梁暗逞，你須好自為之。我為父的，恐亦顧你不得。」彤秀道：「管爹此去，係是大臣，又不欺君謀叛。縱然失職，不過降調，料無大罪，孩兒自放得心下。孩兒在家，雖說孤危，然係春卿閨閣，誰敢妄窺？至於卜子心雖惡毒，而謀疏識短，何能加害於孩兒？爹爹但請放心。」管灰道：「這兩件事雖不放心，卻也無可奈何，只得放下。但我還有一事，要與你說，恐你不喜，故不曾說得。今日要去，只得與你說知。」彤秀道：「爹爹有甚言語，不妨吩咐孩兒。」管灰道：「你前已說明我的心事，惟兒女嫁娶兩端。雷兒今年才十二，娶婦尚屬有待。但你年當二八，標梅將詠，擇婿正其時也。青田坦腹，已遍選無人，而海內荀香，又不知何處？這教雷兒的先生長孫無忝，我見他骨凝秋岳，眼湛春星，昂藏似金，溫恭如玉。況才傾八斗，年正三春，城少年子弟中之翹楚也。吾意欲選之入幕，但嫌他既孤且寒，尚無寸進，恐不人吾兒之眼，不知吾兒又以為何如？」彤秀道：「眼前貧賤，如何論得？若取富貴，則卜成仁天官子也，何為拒絕？采葑三詩，孩兒之雀屏也。長孫無忝三詩，雖一時被逼，出於無心，而恰中鳳目，孩兒已暗暗卜天心之有屬矣。況且，前感知詩內，又無端牽引著孩兒的字，不無夙緣。及細玩其詩，出風入雅，實係多才。豈有多才如此而長貧賤者乎。躊躇再四，正欲稟命爹爹，不意于高地厚，爹爹早為孩兒注意矣。」管灰聽了大喜不勝，道：「你我既皆刮目，則其人斷能奮飛。冬雪梅花，又勝於春風桃李多矣。只是還待

說.....」只在這一說，有分教：連理一時，鴛鴦兩地。
不知又有何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玉支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